抱潤軒文集

桐城馬其昶通伯

上孫琴西先生書 乙亥

其昶聞之山林閒放之士往往以傲自高尚是大不然公卿大臣果賢耶是不當傲賢也不賢耶夫安所容其傲且公卿大臣固朝廷所貴重矣以彼之爵不足抗吾德而傲耶庸詎知非己無可知而故匿其短也慢一夫且大不可將必傲公卿大臣之賢傲其賢固不知有賢知有公卿大臣而已夫公卿大臣之賢又士庶標準也而顧可傲之哉見其重則傲之與媚之同一有其貴也不見其重則彼與我皆賢也彼與我皆賢與其傲之猶有其貴不如而忘於賢而化其迹或曰事非其人則失之干進無甯傲而猶可自守是說也吾亦無以易之然非所論其昶之於先生者敢錄其說以獻於左右惟垂鑒焉不宣張廉卿先生曰盤折瘦勁最近似介甫陳伯嚴曰委複盡意鄭東父曰此文源出戰國策有志為孔子學者當亟悔之

與劉仲魯書 乙酉

仲魯足下去年冬接七月十月兩書良以為慰其祖求先母葬地久未得邑人白皖生頗習形家言聘之至家迄今亦未得自以罪大惡極無可對知己且胸中欲言者多聞足下將出都往金華寄書不若都中易矣以吾與足下交契而經歲不達一書雖然此一歲中何嘗旬日不念吾故人哉頃閱直省題名錄知足下得舉鄉試第一此可喜者方今士人惟鶩名利重科舉見有得者則羣焉慕之其得之速且顯者則慕之益甚父以詔子師以詔弟必步趨之恐後至其人之賢不肖則不問也有不得者則又必相與怪駭引為大戒至其人之賢不肖亦不問也竊嘗以為天下之風趨視乎士士人之習尚視乎科舉科舉之得人與否則又有運數存焉蓋自三代以來選舉之法一壞而不可復人主所操以鼓舞天下士者惟出於文字之一途而有司又執一定之繩尺以擬其後夫取士而第衡其文已不足以得士又況嚴其程度多其忌諱天下奇偉非常之儔安能齪齪以就所謂繩尺哉又其甚者並無繩尺之可言苟以使一時嗜利之私而不足以為去取之準於是科舉得失之故不得不舉而歸之運數豈非

任浛之窮舍本求末其弊固有所必至也天下之才其下焉者則惟科舉之知其上焉者則持高明曠達之說謂科舉何足輕重而吾獨以謂一士之黜陟大乃係乎天下小亦一鄉一邑數十季之士習風趨視為轉移未可以為偶然也得其人則士之賢者勸矣不得其人則士之不肖者勸矣當斯時也乃能得一仲魯庶幾天下之勸而進於賢者多歟故凡吾之喜為科舉得人喜也此何足為吾仲魯道哉往者仲魯應試太夫人之屬望殷矣今太夫人已不幸悲夫祿不足以逮親吾為仲魯悲也憲書所論學甚切離羣久顛惰日甚每一展誦受益甚大足下進德之銳無與比者邇者閱歷所得不惜見教幸甚幸甚在浙何時還北眠食何似家人安否生子否此時留都中抑已歸家耶東父久無書來其老母當康甯在都必常晤其近諦若何自東父外仍有往還者否凡此皆吾所渴欲聞者復書便一一告我相見無由祇益懷想耳不具吳先生曰文字逶邐而入情韻亦極深

與劉仲儀書 丙戌

令兄見過述足下館中事甚可駭怪士方居約時於人世榮顯炫赫之跡一無所取獨自授經窮巷中庶乎其免矣乃獨見妒同儕詬辱蠻至鬨或勸足下懇學官則於義似未盡通者其昶買山葬先人為邑子所侮奪山去當時頗不能平今思之正不必耳嘗讀易至大壯見四陽盛長道通行健無有間隔誠哉極天下之至壯矣而彖曰大壯利貞大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則是任理而不任氣也戰乎已而不求勝於物也不然皆非所謂壯也乾者天下之至健也君子以自强不息其義亦猶是焉蓋天下之壯有求之內者有求之外者襍卦傳大壯則止則壯非求於外明矣孟子論大勇在自反而縮而以剛大浩然之氣為集義所生先儒謂孟子之學深於易茲非其一徵歟其昶嘗妄謂學易莫切於知時而其歸則要於戒懼足下好學深思方今盈虛消息之幾寤之素矣遵養時晦期為不食之碩果至外侮之來吾益恐懼修省可也豈必與彼等者絜長短爭勝負之數哉索居久人事日拂戚足下近事輒書其誦習所偶獲者效切磋之誼惟足下奉教之吳先生曰義蘊皆本新得故文特淵懿

答鄭東父書 丁亥

得惠書甚喜別後不自力學忽忽壯大恐遂無成往在都日相接今乃知其益也居嘗讀顧亭林先生書甚好之又嘗喜讀陸桴亭思辨錄私謂　國朝諸儒之學平湖楊園步趨朱子至矣顧氏之博陸桴亭之通近代曾文正之大此三家者要與朱子爲近綜賅本末確然可施行顧氏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其自述蓋如此惟其論學論治銳於自信詞旨矜高且鑒明季空言之失矯枉或過其後學者遂祖其說稱述漢京輕詆宋賢風尚變焉乃吾觀其書務求經世之業固非章句小儒所可託也夫古之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深知事變無窮故嘗有退讓審慎之意矜其所學而概欲施之天下古若今操此而蹶者有矣吾讀文正集歎然於學問之不足恃事功之未可易言其識固有大過人哉抑吏事多而後智量遠也然文正生平頗好文藝顧氏則毅然一以匡植道教爲己任孤行特立不可謂非命世豪傑之材已承近日服膺顧氏其祖竊喜其尚論有合又未知愚淺之見於足下亦有合乎否也佩蘅先生勤於爲政彬彬

乎有儒吏之風誦贈言一篇陳義甚當憶往季約共致此意於佩公足下今乃能既其言其祖居其署中月餘竟無所贊益也致仲魯書季附去久不得其息耗至為念之天暑惟千萬自愛不宣吳先生曰尚論有卓識抑揚頓挫最有韵度陳伯巖曰體驗有得之言味之彌永

上姚靜翁邑侯書 丁亥

昨論汪正宣挾邪術不得妄舉孝子害名教甚大顧亭林氏謂禮教風俗士大夫與有責焉故採擇清議佐賢父母治化乃未蒙鑒察斥而不納諠不得終默敢略陳之正宣一邪僻賤巫耳其穢行敗德昭昭在人耳目挾禍福之說干大府聲勢動一時思得美名自蓋飾前者執事迎承大府意旨為詳請題 奏事非得已令公論大仲中丞且下檄察實猶悍然堅持其事甚無謂也正宣自言其孝不過廬墓割股執事贊曰大德亦不過信其廬墓割股之誠然且夫廬墓割股從世矯激之行非出於中道君子節而取之亦必其生平他行別無大戾正宣以左道惑衆其廬墓割股事有無不可知即誠有之豈足為孝古之孝者既葬速反而虞何有於廬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何有於割股防墓

之労孔子先反是孔子未嘗廬墓也曾子考終啟視手足是曾子未嘗刲股也令曰廬墓刲股乃孝之大德豈孔子曾子之孝尚未大耶詩書論孝德至備今縱不足語此奈何反取邪僻戾身大不孝之行而尊異之以壞亂風俗方今天下異學蜂起各肆其淫邪之說煽誘黔首紛紛籍籍而尚未知其所極孰事恕之曰不得以小術掩其大德是正宣之扶小術彰然明甚無可遁飾昔聖祖廣訓闢異端崇正學　宣宗以韻文闡其旨且載之　國典巫師術士妄言禍福厥有常刑其所以一道德遏亂萌之意至深且遠前古之已事可知矣其他可想此不當想也而可旌哉行不軌道虛稱此亦非正宣之福也自晚近以來士習於功利猥屑以弋取勢位絕無砥節厲行之意寓乎其間乃別旌孝弟謹篤有行檢者以厲風俗此其事有心者所當悲痛而憤惜之者也至孝弟謹篤之名亦可欺罔而得烏呼其殆世運之極變矣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人非惜夫虛名惜夫天下之實將遂不可復見也救邑以孝行受旌者自明植孝于都下數十人皆行修名立一旦以賤丈夫廁其間先賢靈爽必且傍皇卻

顧恥共歆嚮而後進之士見其榮受　寵典遂真謂可法可師習奔競甘穢濁廉恥道喪正學益衰誠可痛也執事臨蒞敝邑數年矣士民之邪正衆論之臧否類無不洞達者始聞其孝而舉之繼知其不孝而黜之豈不仁義兼至大君子之行哉若必遂其前失以辱　朝廷污風教使百世後論者追溯太息謂此事成於執事之手敝邑士大夫竟無一主持清議者祖誠恥之亦竊為執事不取也伏惟怨其狂愚俯賜採納不勝至幸吳先生曰詞嚴義正似韓公闢佛之表歐陽諭高司諫之書此舉澆風可賴學校以公論扶救之此文有功風教不淺陳伯嚴曰堅實宏大

請歸宗改繫狀

竊職祖河南汝甯府通判馬樹華與本生祖樹章為同産兄弟本生祖生職父起升叔父起恒通判生霍邱訓導起泰叔父起益訓導獨以嫡長相承八世於繼別為宗子既服官季四十早世無子宜立後時叔父起益幼未娶期功無可後咸豐五年職甫生職祖即命嗣訓導為主後自職後訓導三十年職父生子皆殤叔父起益生四子今職父母不幸相繼歿並絕流涕言必得親子無祧

職自痛殭褓出後今所後祖已有孫四人而本生無別子職年逾三十未有子息大懼一身無由奉兩宗之祀揆諸二祖九原之心必有悽惻怛悼不能自釋者苦愧迷惑罔知義例誠不勝大願願專嗣本生即哀懇族長定議告祭先廟遺產歸嗣子惟通判咸豐初在籍殉難七年蒙　恩給雲騎尉世職職長孫承重同治二年遂循例襲職光緒元年復以文生兼襲今其昂既嗣訓導後職退繼還本生宜並退世職歸其昂承襲於　朝廷矜忠教孝之意誠無所悖謹取具宗圖冊結呈請鑒核哀憐據情題　奏改正襲典以正宗支無任悚切待命之至謹狀 吳先生曰通倫此舉有禪讓之高無與為人後之罪可謂仁禮兼得矣文亦勁厲簡直卓然可傳陳伯嚴曰敦茂為漢人之遺

答方倫琳書　己丑

倫琳足下前者辱示大著事實攷略後述傒之論定意懇而詞切至於再三其親自揣家難文事久廢置不講承命愧悚不甯者累日以吾二人之誼不應嘿嘿輒敢妄貢所見其言不必當其意惟倫琳知之也辱再惠書猥以喪中為文不宜過於鍊其說為不謬獨疑子孫述其先者替頌語非所宜施謂子孫固有

闡揚先世之責舉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朱子皇考朱公行狀所以贊頌者辭皆極至顧往復以哀一是且自明非有拒心倫狀之意甯待自白耶其不務辯給取勝惟吾亦知之而有然者則亦何所猶豫避遁而不肯盡意於吾倫狀耶莊周有言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夫所謂諛諂者豈必無其實而虛稱以誣之哉侍言尊者之側語貴簡而不敢盡也而或飾之君子曰是相疏外之道也其於為文亦若是焉而已據事直書使覽者自得其情而於言若有所不敢出者敬之至也子固之敘先集皆綜其立朝建言之大詞若歸美而實反覆推明其齟齬不得志之由所謂用意深遠者也今所著事實致畧大指固主於鋪陳德美非若他書之有待發明倫狀自為後敘記其緣起可也而復云云於義為侈於文則已繁矣且敘跋之體於傳狀尤不類也義所不可古人雖嘗有是君子不以自安況古者之未必然耶吾讀孔孟書敘列古仁聖賢人備矣乃皆罕及其先德豈其行事皆軼無可徵與君子之自修也務既其實其事親也亦體吾親務既其實之心而不惟名之兢兢片念之耀乎外謂以厚其親即所

以薄之者甚大況吾親自足表見於天下其名之永不永固不在此襮揚其親之名人子之至情也然而古之君子猶致慎焉此其意亦惟倫然知之也吾與足下益懋勉之而已吳先生曰此文有任意揮斥之美其義則可質古人

答蕭敬甫丈書 辛卯

得十月十九日書並寄賜姚氏漢書平點及醫方各一冊忻感以媿迫多事又所言倉卒未可展意遂至逾月闕不報豈不罪甚哉歲暮念當反里益苦無便使候問開春之約恐不果來元宵後其昶有金匱之役倘過皖得因緣侍教幸甚忝甚伏惟吾丈垂念先人之好不肯疏外辱書教以所處謂當堅忍家居讀書不當外出而重以鄉邦五六百年文獻之傳不宜到今而絕敦勉倍恆又自傷久客故平生志業未能悉副嗟乎非至篤愛孰肯言此者乎其昶雖不肖其安能無慨於中也念自小席先世遺業入塾受讀世事一不通曉今乃遑遑取流於道途吾丈謂我豈誠樂於此乎孤露失所芘藾摧傷困辱之事無歲無有家世薄產鬻去已强半婚嫁迫乘丈夫不能自存乃欲開口向人輒自愧恧計

惟責力傭書猶當勝耳叅迹胷未深一二年了此即歸去讀書以終吾身進取之事知復有限妄自謂少壯所業不後於人人猶且鑿枘而不合他何求焉君子之爲修也獨有己之可力耳其榮悴通窒乎我者天也吾何歎乎哉假文術逐聲利以自私其親雖不肖猶能知所恥辱蓋天下所以滔滔大亂皆始於士大夫之自營其私而其末乃遂可無所不至以是自勵間亦以之語人比年以來朋遊之中多有讀書嗜古者矣至於矯然崇節概而不少挫抑者此其人不必皆有所勉於學然而不學則更無可以庶幾者故其親於讀書嗜古之徒未嘗有所闕而不求求之得而不相賓異者以其在今日尤可貴也里中舊籍散亡殆盡邇者稍稍購舊經史之大且不能具從人假乞則而有難色或廹相追索不終卷取去日與仲賓炑節言此相約據城中高處建閣各出所藏書充其中而歲益所未備恣好學者之婪嗜取閱無得禁格夫書者聖人以詔世天下之公器也私焉則失其所以爲用矣承留意搜討掌故數十年今將舉以相屬謂但使書傳不必自我出大哉言乎夫書之出於己者且不必其自私況非己

者而可私耶徒以滋蠹蝕供子弟不材者之狠籍而豈非惑耶撫坐獨處多所感念請來書益觸發不能遏輒率所胸臆以爲答益其祖雖不得已於遊要其本志所存有如此者惟吾文章垂鑒之吳先生曰俱見情才好古之樸詞陳伯巖曰中多見道語文亦取似柳州

奉吳至父先生書 壬寅

自其祖始學文時受知愛莫夙於先生開闢徑途不迷其源不阻其修其得力惟先生多乃一旦南北分異遂至疎絕曠遠積十餘年之久無一言一字得徹於左右雖至頑薄不肖不宜至此蓋嘗念自古魁儒大師奮出一時千名來聚之士爭自刮磨求親媚以驚動時人耳目所在皆能也扳依以爲重豈有幸焉周旋託於平生名氏廁諸簡末即百世又知其爲誰何乎吾誠能取之於古踣之於躬則形迹雖疎君子不疎也吾誠不能取之於古踣之於躬則形迹雖親君子不親也故其祖自先生暨武昌先生及凡當世耆宿皆未嘗有所請謁獨私冀其道粗成庶幾有可承教之一日不幸家世中替二親繼亡危苦患難之來非人所堪孤了一身無可誨謝又先祖久殯淺土三喪未舉因一意攻既形

家言廢詩書歷罔年八九年於茲幸今得畢大事而期功之親亦捐卻明恩都無纖介家難既寧方思整舊業又不幸以衣食故傭書外出每當深夜不寐萬囂聲寂慨然遠想痛吾親之不可復見悵師友之遠睽歲月駸駸誠恐此事使不堪造就必孤抱所業俟其或成是終不復有可承教之一日而十餘年區區不苟之心終莫能自白也并時之賢之當我愛[illegible]且不相諳悉而乃冀幸於沒世其為疎濶不愈甚乎因謹獻其所著文二冊又讀易筆記一冊惟先生幸鑒其從學最早最不幸而將無所成也而卒賜教之幸甚幸甚吳先生曰曲屈盡意孤抱尤可掛佩

鄭東父曰極似柳子厚陳伯獻田記義不苟言有典則

答劉仲魯書 甲午

往吾與足下遊至樂也無旬日不見見未嘗不善相旌過相敕也不見未嘗不思也別久矣吾之情猶是也前足下過此甚喜以為可謀永朝永夕之懽竟不能然辭之餓者嘵焉求哺終不得食斯已矣嘗鼎一指即持去此人之情能無怨望者哉辱書乞言於我并承惠中州名賢集多荷多荷仲魯虛受之懷猶昔

也賢者進修之指豈一該之頃所能測又其祖方自媿德業無所就雖欲效前時有不知所為言者顧戚指不可不答記嘗與孫佩公語境遇困人賢者不免佩公深戚動其言蓋非獨貧約為困也脫遂蒙而之顯其困乃彌甚易曰困於金車吝孟子之稱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足下不移之操吾既見其然矣繼自今當更有以觀足下之處富貴也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士未有不始終堅持一節而能有立於世者也其祖開春即南返自此歸隱故山與公等蓋日遠矣天寒惟朝夕珍攝不宣陳伯巖曰名論姚卅節回義精策亦不測

答龔幼雄書 甲午

幼雄足下諸公在都城慨然外聲利句有約月有會聚相觀磨性命之理其祖閉而企仰久矣及來京師獲領緒論多所感發此在古人恒事耳得於今為幸得於京師尤幸也出都前數月遇事便至此足可慨既紹伯不期重聚保陽數相說論學其識趣故遇絕人乃該自咎學不得力一試艱難已見甚矣其內克駁也此非平日講習之明效乎抑其祖區區蓄所疑言之未必當不言於交為

不忠則試言之蓋聞君子之學先辨名實而已苟其名也無之焉而可也不然則自身心以達家國天下之事何莫非吾事也而其道必講之於素其則必取之聖人之經宋胡安定先生教人以經義治事為本此善教也必以性命之在內者為精而鄙外事物為粗末不知吾性無內外也當世之務士大夫不之講將誰畀乎士大夫之志聖賢者不之講雖有講之者又足賴乎即世亦何貴有聖賢也今日任未吾畀固非吾事吾總任畀矣有芒若不知所措者何則講之不素也天下之事變殷矣無本者固不能有立然亦未可曰吾本在其他乃遂可不學而能開少鼎頗專以性體為教此特懲世之讀書逐名者爾誠勵實矣人能略仿安定先生遺意如水利農田之類人治一端專精而互講之數年之後必有通材達識兼賅本末之士出其間者固尤當世所幸賴也讀書何病焉少鼎季白劍華諸君不及一一奉出此示之冀有以教我也承命敘貴族家乘不敢辭謹擬一稿屬味而書以呈上不宣陳伯嚴內平通切至之語沁人心脾

答外舅論嫁取遺表乙未

昨張壻喪母其家人傳語將循桐城舊俗遣使來致帛事關變禮此未敢自決承示女未廟見未成婦則無服何帛之可施此誠然也其祖聞長老言道光中吾鄉聞有行者壻家致送青布二端女則素服終三年良爲過禮據曾子問嫁取遭喪壻弔稱父母期不以女弔也致命之詞曰不得嗣爲兄弟不言夫婦未成乎婦也古者婦服舅姑期安有在室爲夫家服三年者乎昨既據禮爲荅乃頃退命二女孝娩衣飾勿純吉以當心喪張氏爲介婦數千里遠歸吉期又已夙定聞其始病亟恨不一見新婦前時孝婉忽忽不自得通昔不寐空室中若有聲息晨起音耗適至殆非偶然天親之愛固有未接而其誼已甚篤者思其生死綢繆之情不可不荅其意也古者六禮各有次第後世惟重納采但一傳庚終身以之歸熙甫之論貞女一禮不備比之爲奔不知古今情事懸絶詎其殺也曾子問篇載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鄭君注曰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

嫁之禮也鄭君注曰請請成婚也自經有壻弗取而後嫁之之文説經者不得其義遂有別嫁別取之誤解羅整菴氏謂害禮傷教莫此為甚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遽忍從吉故禮辭之其後必再有往請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可以義推也羅氏之説經固至當不可易乃徐氏乾學言改嫁改取自注疏已然其祖嘗熟復經注知徐氏之誤説也昏禮既納幣有吉日是嫁有期矣以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此言女氏之不以喪昏為知禮也壻免喪可嫁矣猶必請而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此又言女氏能成其昏為知禮也昏姻之義男下女請請昏出女氏而無嫌以納幣既已在前又不欲發其事於子耳其曰壻弗取者見子之不急於昏請而辭之一往復也曰而後嫁之者見嫁取之宜及時先王制禮之不敢過是即羅氏所謂再有往復者也至是而昏禮成故曰請請成昏也爲當有別嫁別取之說哉然則注所謂不敢者奈何曰不敢云者重之之詞也重其事故不敢不致命作非謂懼其失時遂與之絕而使之別嫁也懼其失時何待三年待三年矣又何為別嫁即子又宜能終弗取乎前後

詞旨較然明白若隨弃先命別啓他族無是理也自孔疏誤申注說而經旨遂晦羅氏得其解然以為聖人未嘗言猶未審耳徐氏師曾至謂事理人情皆未安削之可也嗟乎信臆說而輒疑聖經後世學者之陋也不寧惟是即讀古儒者之傳注而鹵莽之其不謬而失其指者幾希矣因論前事及此冀長者更有以教之幸甚（方宗屏丈曰有功世教之文陳伯嚴曰衷情窺以釋禮意迎刃而解辭當不易）

上于方伯論清賦書 丁酉

入夏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承惠寄朱子大全集已到當即翻讀一過期無負高誼竊嘗攷朱子為政首以清經界課農桑蠲賦額為切務經界行之未久漳州進士吳禹圭訟其擾人詔寢其事其他則皆著明效大驗我公服膺朱子有年矣近者奏核賦額是即所謂清釐經界也孟子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自非忠公體國之大人孰肯出身任此而不知者見有司奉行之不善或往往私憂竊歎引為戚遠之累其小人則病其厲己妄肆譸言其君子則以謂國勢艱難計無所出而其祖獨深知我公愛民惻怛之心萌於至隱紛紛之論無當也故始議

逐田丈量繼惟查報荒畝二者難易之勢至懸矣丈田則賦額可均而其事不能無擾不丈則用力省而又時有不均之患與其擾民無寧不均嗚乎此我公憂民惻怛之心慎之又慎不得已而出此也近聞數縣委員遇輕畝之田概令加額不知是否通行之例此事必不可行行之不惟無益且害莫甚焉夫田有肥瘠則畝有輕重其所由來者舊矣當其始必視其田之差等而定為額迨歷年久遠交易割截不無飛灑之弊或此田之畝移入彼田遂有畸輕畸重者此在民田雖有不均之患而於賦額初無損益也何則其輕在此其重固在彼也民間相承既久視為固然亦不甚以為病且肥田輕畝其值必高瘠田重畝其值必賤其為之或輕或重者不自此人始也今於其輕者重之是民以高價而得重畝之田再售必不能償其故值人情於財折其入增其出則怨以謂短賦額乎則額不虧此也以謂不均乎則必取一邑之田而丈之而均之減其重者加其輕者加之可也今既憚擾民而不丈矣則是畝之重者勢難請減獨於輕者議加撥之事理寧可謂平閭里之間父子聚博一贏一負兩者之數足相當

也主計者不償其贏而責其負纖悉不遺雖至愚者不能甘今之加賦何以異此未有民心不服而可行者縱威力可矜亦本非仁人所忍出也故曰其事必不行救邑缺額之賦數至十萬攷舊志其五萬畝自道光時已無着蓋濱湖之田今成澤國去年舉人陳潞然上書陳水利為此也餘五萬皆荒畝散入各戶自奉明諭督責其捐自愛有知識者皆已報墾餬尚不及其半而民力已竭今有大族數傳而陵夷者一旦得覩其故籍所載乃欣然欲撫而有之而不知貴產奴僕之他屬久矣是故以十萬畝而覩今墾之數誠少也知其五萬之舊淪於水則今所墾者豈易易哉凡屬吏之於上官也奉令承教惟恐不得於意又孰肯為民受過者乎其猶可搜括者上求其一未嘗不思報以十也若求十而報一是無可搜括也民力之竭可知也今至議加輕賦之田此亦情見勢絀之一端矣夫輕賦之田乃千百之一二此千百之一二縱能全加於國計無絲毫之補也而徒授胥吏衿保以操縱之權輕者可加即有非輕而亦加者矣納賄者獲免報怨者妄訐文契不足據世業不足憑山角水涯尺土無讓財力凋

救流亡必甚派捐之害累在一時增額之害累在永世故曰行之不惟無益害滋甚焉且以清賦始以加賦終非所以昭大信順民心也今天下惟農民至苦耳士大夫惟務本業者至拙耳聰明才智之士皆不事此朝廷之所注意經營者亦不在此而獨至於籌國計裕度支剝膚敲髓仍在此至苦至拙之人且夫國家之賦征之業主業主之租取之佃民賦之額有常也租之額亦有常也佃民之納租者率豐歲十納七以今賦額必取盈於業主則業主租額亦必取盈於佃民展轉相取而求其盈於[illegible]一天下之至苦者乃益加苦焉其廢賦額缺若干今報墾若干公所知也閭閻之苦愁歎之聲怨抑之氣凋瘵無聊之狀公雖知之而不能盡聞不能盡見也愛[illegible]惻怛之誠如我公又未可期之人人者也悲哉民也當我公實為邦伯之時而猶若此復何望乎且公之意在繩奸吏杜中飽今法行一年其已效者皆其地之可行而不甚病民者也若夫艱難竭蹶而不能行則不如其速已曠日持久民何以堪昔朱子奏蠲星子縣稅額至再至三而後獲命又減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當今之時何

敢望此曠大之施蠲減賦額惟於綜核名實之中稍寓薄斂恤農之意寬一分即民受一分之賜凡此所陳皆我公之風化而其袒獝喋喋者蓋既以報賜書之惠又事關鄉邑利害不敢隱情惜己而不言也古之舉大事者發之自我收之自我伏惟明公旦夕思其所以收之者黍甚黍甚吴先生曰利害分明論事之式陳伯巖曰昭晰旋至畢達其所見古人無以過

答金仲遠書戊戌

昶白仲遠足下僕來貴邑一年所矣時時問邑中賢豪奇士耳目不廣居此如深山絕壑無過而親者久之聞述足下其人其文殆不類世俗談者未能道其所以式訾毀狂生私心獨喜果若是吾庶幾得之今年春令弟來見嘉其英偉繼又獲交賢從父乃十年前友人阮仲勉嘗舉其姓字告戒者也歲月久不復記憶一見道故如逢文親喜可言耶頃得惠書并寄示大篇讀之才氣試偉嘗以謂古人之文無所用於進取宜世之為之者少為古人之文必其人之性情有與古人類者也其所為足貴在此今足下之文務反古今久定之論以為創

獲文誠創矣無乃性情有受其病者乎或其言猶不免為陳言吾矜其創獲實乃古人所吐棄愈少味矣立言者必使吾言世不可無不必其皆古人所未有切於事理雖源於古可也仰吾所獨見而無關於聖文無禆於世教雖不言可也凡論古事暨當世利弊好作一成不變之語皆未嘗其甘苦者也懸斷古人之陳跡古人往矣吾取而是非之何嘗有毫芒加損論議今事則利害所被尤大言之甚易行之實難事機萬變匪可揣知徒作快語驚流俗耳故區區之意願足下一以純儒之學自處從事經術以廣大其德業足下言欲使後世尚論者稱數廬江人物知其有我廬江一邑不足為足下限也足下又言性嗜古勉從長老所勸事科舉輒不樂將決所從蓋得失之數懸之命矣足下學道有年矣感於此焉今天下志古者希矣有之當視為一家故不欲以曼辭相報惟足下幸垂鑒之大文計有副本留此示徒友且不來納祖白陳伯顧曰作者與人書往往肖過退之此文亦多心得語

與程柳齋先生書 戊戌

叢其粗聞友人言皖南胡希晦少年從事儒者之學心志之不能忘及與希晦交叩其淵源所自始知并吾之域猶有先生其人者益恨無因緣得見適者希晦寄到大集并逵盛旨謙謙下問其粗淺學何克任此甚愧甚愧先生之書徵引浩博不為空言尤致嚴學術之辨竊嘗以謂詣微者主宋矣能知服漢莫綜者主漢矣能知服宋惰高傑之士深造於道不隨俗為趨舍未易得諸耳目前者今先生學博且精如此為斯道秦甚大抑又聞之學之始利在實其成也利在虛虛也者所以超萬類而莫滑其靈者也自堯舜之事業鄒魯之道術千古所震駭而其自睇常廓然不有其一物文之為方也亦然不實則植幹不立不虛則氣為之累今先生之書誠博矣其辨誠嚴矣然亦有辨之不必辨者以非大義所存得毋其中猶沾沾有所不捨者乎為詁經攷辨之言失則儳為性命之言失則朽皆非善言者也實道以己其於言也迫於不得已不儳不朽惟純氣之守亦虛而已其粗學道無得獨深有嗜於文輒進其戔戔之說惟先生秦辱教之（姚叔節曰妙義微言文境乃酷類蒙莊）

復張楚寶觀察書　甲辰

前月外弟方子和來書盛言執事佐尚書周公興學於山左所禮致而為之師者皆一時名流賢士顧謂其昶粗解文術而遽以校長之任是期其昶誠自揣無以副嘉命又假館貴邑李中丞家今三歲矣堅定說約義無可去比屬子和致辭謝再辱惠書悃悃以宏造育之義相勖勉讀之益使人惶愧不敢承蓋今天下之患亟矣嘗妄以謂高爵貴勢通顯之人欲起而弭世變者無他焉要當以興學造人才為至急若士不遇者輒回自全彼其身絕無意於天下可也不能無意於天下則當助上之人養完天下之材以强國而安身外天下而獨存其身未之有也故大賢君子必以天下為量如其昶者不敢望大賢君子然亦豈不欲存其身於斯世者乎居下處卑人莫之從斯已矣今有大力者挈之提之儼然委以賓師之重而禮先之猶且遜避退讓不承焉者何也其身之不備而能詔人者亦未有也其昶自少所學皆符於空言於世事一不通曉獨好取古人貿高至賾之詣潛思力探不希知於人人亦無過問者以此自識涯分絕

意進取向使其昶前生百數十年當乾嘉世士競古學而投以己之所守猶不得合況今之變皆前古所未有於斯時也乃欲攘臂自奮與英彥少年相角逐愈疎闊矣寒者求纊於冬而承之以箑又何賴焉且以其昶之愚亦知吾國教學之法久弊不能長此不革他族所以致盛强之業不能不取以自衛徒苦年力邁往難兼營耳凡所謂學者教者必其知識有以大相過乃能澹其好爭之心而生之敬今制學子所當肄習者不下十餘科假如十科中吾能其一二而以授之人彼學者從吾受其一而別從九人者受其餘則是教者之所知所能常處其至少吾精其一而粗通其餘猶之可也吾所精之一乃皆非世之所求而其所未達者則與彼無以異夫萃數十百英銳鋒起之後生於一堂所抗顏而師之者或與彼無以異果有以深結之邪抑其心猶有未能平者在邪今之學堂往往師弟子乖刺不相得無足怪也迺者皖中大吏以教師缺乏亦嘗有意相屬其昶既遜謝不敏不敢强所不知以取罪辱退而與二三僚友詠歌遺經庶幾存十一於千百以俟道術大明之日必有聖者出焉綜古今中外而一

之者誠若是則吾之所學雖不周於世用而竭其不肖之心力需之十世百世未必其遂無補也士各有所適時正不必逮吾之生爾而又非矜其能以嘗其所不能也其昶於尚書固嘗有賓主之誼其爵齒尊別後絕不敢率爾通問尚書乃時時記憶前歲又過以其昶薦應 特科既未赴試且無一言半辭自致於前而尚書不斥其疎簡又有今茲之命其昶誠知大臣愛才薦士一出於至公受之者不得引為私恩爭自親媚惟欲少砥名節使後世有述以不負知己今尚書既移撫兩江區區素守與其才性所堪任者不恥自明惟執事之垂省覽亦冀尚書之能知而卒不獲罪於終也聞之李生執事於太史公伯夷孟子荀卿諸傳誦之皆嘗數千過謹錄近所為讀伯夷傳一首獻之左右以俞知愛且誌教焉不宣（陳伯嚴曰控縱自如姿態雅遒）

復皖中紳士書 乙巳

頃辱損書承皖中議設師範學堂冀教育普及甚盛甚盛而顧以監督重任屬之下走聞命怵愧罔知所措吾皖貧瘠特甚開牖新機後於鄰域今者譯集鉅

嚮向非諸公熱心毅力爭於上下何易辦此此吾皖十世之利也時艱至此與當人人各盡其智能以効於世今諸公能若艱締造宏茲遠畧其昶獨非皖人乎敢迫勸駕猶不肯起豈自詩之不厚邪其所以逡巡不敢承命者公私約有數端則付託重而自知之甚審也益欲教育後起人材必先造成師範師範之在今日其勢至迫而其事至為苟簡期以速成故所重尤在普通知識若其昶所學蟲魚佔畢累世莫殫以施之師範正如莊生所稱迎西江之水以蘇涸轍將難為詩乎此學術之不相入者一也其昶前十餘年間通人緒論即知新學之亟宜講求然此特識解之事於實詣無當也學校管理之術絕未親歷新譯書籍亦罕探究今試令其昶得守其愚陋或出所知以誘進時髦不無萬一之效若竟責以事任決不能遠异常流輩此閱歷之無素者二也今時所需上之為宏濟艱鉅之才下之則綜核名實鄙性疎簡家事一不何問賓客到門十常九謝其里鄰習見之人往往廣坐相遇了不憶其姓氏屏居山野所營有限猶不免癈事時見欺紿今乃使之追隨薦紳郝試羣士雖強自敵率如素性何此

才質之不宜者三也又年屆五十便已早衰比歲假館合肥地僻事簡猶且不支明年決意歸休李生苦相挽留人情懷舊遂用因循今不惟成約難悔實自揣精神氣力無能爲役此孱軀之不堪任者四也會垣去家才兩日程耳寒舍親鄰多失業無次皇皇求援勢必魚鱗襍遝而至應之則安所湔洗不應則怨讟叢生此又私計之不便者五也凡此所陳皆本諸肝鬲不量而受鮮不敗覆今諸公將使全皖之士皆得所成就其祖國皖士之一也其必有以善全之矣矣速日接鄧君繩侯及外弟方子和書亦以鄉里學務相責難眾賢期待之厚如此而朽鈍之不堪策厲者又如前所陳負慚清議徒自咎耳子和頗涉新學曾任山東高等學堂之聘後移入幕府以久客切思南歸其學識材力皆遠過其祖諸公物色所及必多勝選若猶未也如子和者或亦足備甄錄乎去年有僉張廷實觀察書謹錄稿呈覽亦聊以明區區素志之所存極願承教不能自克伏惟諸公曲鑒而赦原之幸甚

上巡撫馮侍郎書 戊戌

五月二十八日部民桐城馬其昶謹再拜奉書蒿菴侍郎大公祖節下廼者伏讀
明詔博求天下俊逸奇瑋之彦無論已仕未仕概得薦達遭時艱難　朝廷
皇皇求治如不及頒布新政日駭月異而識者獨推此詔及實行禁煙令為最
得根本海內喁喁仰望以徵其後效中外大臣所推薦類皆一時譽髦有績狀
可指數者而明公上言三人繆以其昶與其列竊自維念其昶少無殊邈之操
粗解文句亦嘗從羣士後求舉屢進而屢躓今年逾五十知能才力無一可効
用於時固自退伏非以此為高節閒居無聊其平素之所業不欲中廢時時有
所述作正所謂符於空言無實用者而亦瞻覩當世之變為開剖以來所未有
應之者不得持故常阻道化不進既群天下之才爭新於其際而數百千年先
聖留遺之籍為舉世所不為者亦必有人焉麻續而存保之過不自揣區區有
志於是伏惟明公於其昶無一日之雅曩者嘗從友人孫仲璵韋佑卅所讀公
詩文手翰私心嚮往久矣該以士民之分不得妄有干乞草野姓氏無緣徽知
去年復以縣中學務侃然有所諍論方懼獲戾於下執事乃明公不以為忤俯

賜採納爲之政革前令晚近大吏豈易有此昌黎有言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
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其昶每讀此書未嘗不反覆三歎今奉出公門下
而又不獲與爾承命者誠自知明也以謂無其實冒得爵祿非所以報知己凡
人才分之宏纖具於天而造成於人過則溢不及則歉還而後入則雖小而有
以就其器於世不無助也不然未有不潰敗滅裂者今世變之大若此而其昶
之所能若此孫以投之必不合矣無所裨濟於世徒喪失其在己者亦君子樂
育人才者之所不忍爲也狀節來書傳道盛惰愧無以仰副萬一輒書其所懷
惟明公恭垂鑒之漸熱伏希爲　國自愛不宣張子開曰背赤時熟潛心與業此正昌黎所謂追古人而從之
者也行文氣味純步昌黎而怡順處乃頗闌入虛陂

桐城馬其昶通伯

送阮仲勉序 丁丑

孝於親若於長機智杜於內沖夷樂豈溢乎色能考無所稱學不逐曹好為學官弟子數歲不隨人應舉匹夫之庸行俛焉以自勵者之而不悄怪笑之而不阻阮君其亦賢矣哉阮君曰吾嘗泛涉乎學茫焉無涯吾懼焉吾故退而守吾拙時繄以告其昶其昶者固所云汎濫焉而莫得津岸又有深愧於阮君者也嘗謂天地之大鬼神之幽推至一室米鹽之瑣紛然難紀按之皆原於性分備於一躬將悉萬殊之等冥心以自探賾焉而內固執焉而罕通終無以權度乎自然之則銖兩而當其分故質之美者不踐跡學不至者無由成於是阮君竊若恩惝若失辭去不來者一年其昶自謂交阮君始大悔所學而阮君亦深有薦乎予言一旦移其家桂東山來索言為別桂東山余幼時嘗避亂於諸外舅安福君近寄宦隱其中讀書養親有終焉之志今阮君舍其故居而又往也試

誦吾於安福君以質之吳先生曰起處凡有奇氣著語亦精鍊不肯一字猶人是學昌黎有得者陳伯嚴曰闡理簡備不以肖韓為妙

贈鄭東父序 癸未

宋儒出而聖人之道明宜學者畢出於此一途然而多歧者益學術之弊久矣秦燒先王之籍微言中絕儒者鑽研遺經畢生或僅通其章句若斯之難也故其所為說皆純駁互見宋世大儒既興有以默契聖人於千載之上本其所力踐而心得者推闡以明之於是鄒魯相授之精旨崇朝講之而可畢夫言之愈明則剽而取之者亦易故漢唐諸儒一二言之當乎聖人非出於體驗之精不得也生宋賢之後患不行再覓游於言而竊其似亦豈難哉淺則入以耳出以口深則游意於太始之原未嘗即物以求其則幾何不近理而謂真蕩焉而无實用乎夫自秦漢以來學術之離合區以別矣然各有其不朽之實即莫不各有所得於聖人之道之一端夫聖人固陶治眾善而莫名者也若姁姁然奉一先生之說專己以自高欲尊聖其迹乃近於自尊欲明道而必盡詘他人之道吾不知聖人果若是否也由前之說則必至猖狂放恣陽儒而陰釋由後之說

則必至如莊生所譏河伯觀海云者於是聰明材傑之士遂有所不厭輒舉宋儒之默契乎聖人者鄙之不講而復從事於鑽研破碎之為嗟乎易一弊而一弊生學術之不振也其不由此與其昶每與友人鄭東父論學及此未嘗不慨焉深咎予以辛巳冬來京師謁文東甫居年餘將歸去東甫告我曰吾子於學一歸命宋儒又深知前所云二者之失博觀百氏以竟其委不可謂不知所擇然吾願子益勉之矣其昶曰願子時發誦先儒之訓毋歧出毋阻初志願子齋益宏所業毋尺寸自隘兩人則皆敬諾雖然吾兩人者年不稱矣逝而不駐者歲也躬蹈之而覺其艱者行也繼自今人事日起而會合乃不可期異日相遝則果能既其所言乎書以徵之陳伯嚴曰名通沖婉擅情抱之勝

贈劉撫園序 癸未

君子之所以傑然而出於人人者豈有他哉自其一身之耳目百體推而至於倫物無一不納於禮焉而已矣夫禮者聖人導人心之自然而節文於其外劑輕重酌損益而定為中制者也稍或歎焉則吾心之所發鬱積必有不能自

遂者也稍戚溢焉則吾禮之所之必有違此而塞彼者矣是故君子之於行也未嘗斯須敢違於禮而君子之於禮也又未嘗斯須敢任於心夫豈舍內而求外哉誠知夫心之爲物固不可使之無所據依也必諏之聖人之經而得其意稽之當世之典而觀其過然後吾之發於中而著於外者庶幾無過不及焉爾吾之志於學有年矣然而耳目百體之爽其則倫物之未當其分者不可勝指也吾甚自恨吾之友有阮仲勉者質甚美行甚篤其所以際倫物而範其耳目百體者過吾遠矣然未能充其學問故今尚未有所成吾又爲仲勉恨之既而來京師得其可以爲師友者數人焉孫君佩南鄭君東父尤厚於予皆賢而能從事於禮者也最後得交嶧山劉撫園君曾余初識撫園見其衣布衣冠素冠躹躹而恭何其有似仲勉之甚也佩南又嘗稱撫園之孝行余益有意其爲人久之始知撫園少孤己卯秋赴省試母夫人歿於家撫園大慟終喪三年不食肉飲酒不內寢與予相見時喪除矣猶不忍釋服蓋至今不食肉飲酒不內寢者如故予與東父皆諫其過禮輒涕下不可止人不能終其詞也嗟乎風俗之

顏講久矣如撫園者其賢於人豈不遠哉君子不貴有遠人之行而貴得乎大中之制何則先王制禮不敢過也若人子不忍其父母之心豈直三年乎百年不能盡也故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然則撫園誠能立身以終其孝所豎也則即抑情以赴先王之禮其可也予昔者將歸里撫園重惜予去乞言以處之予謂撫園之得於天者厚矣厚於天而求其所以成於人者舍禮之學而奚學哉雖然有歧焉而莫與析有過焉而莫與匡吾未見學之能成也吾友孫佩南鄭東父此兩人者可就而問焉是必有以益子矣抑吾今之歸方將偕二三故人益勵初志以讀書事親稍釋隱微之疚而又懼其力之未能自克也撫園有可以益我者乎陳伯嚴曰俊斷似朱子說理之文

送毛賓君序 丁亥

吾讀棠棣之詩至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以謂人情乖剌失序乃誠有是何詩人狀物之悲切也安居無賢不肖各朝夕暱儔偶不可割捨一旦際倉卒生死呼吸利害鐫肌膚匪天屬之親者寧足賴乎然而伐木之求

友聲則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吾又疑夫世之出肝腑相然許乃至緩急無可倚者蓋非友也篤其誼足以和神人之聽則其屬廖蕭益必且有似天屬之窮者矣吾之生鮮兄弟而幸不見弃絕於友吾鄉人暨凡與吾接異賢者皆得師而友之又嘗一至京師欲除求天下奇士今吾之歸而索處也久矣豐城毛寅君孝廉入都道吾邑遨遊乎山川憑弔乎先民之遺烈留兩月不去去亦吾左於余告我曰西江有陳伯嚴三立者洞庭之陽有程伯翰頌藩者皆今之才賢人也更為我言其他高材方聞之彥殆六七人惜乎吾不得與數子者遊處而君且去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余能無思乎抑余讀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然後乃益知伐木詩人之所云和平者道在積誠以孚乎中而形諸外至聲氣之應求與困阨之不相背負又末也吾聞春秋士大夫言志輒賦詩君行矣請誦詩以為別徐崇岑太史曰敍札高古似昌黎說怡出以神韻剛柔互用極佳洗發經義透切也不許言鄭東父曰中含悲感而意氣俱昌可謂情深而文明者矣陳伯嚴曰興寄悠然

送姚炑節序 己丑

己丑夏炳節罷試禮部歸里主余家者一月且行索言為別余不親先聖墳籍廢業者久矣無以應及秋其兩兄亦來幽居結轖無可與語覯故人至則喜莊生所謂聞足音跫然者也仲實時時引與談易深夜思炳節乃遠在千里往者歲月寬閒吾郡三數人聚處皆年少可椅一謳談今余更憂患又各有衣食奔走之累求如曩時讀書殆不可得時一展卷則悠然會心然後知易之書於人事為甚切至也而炳節近方治詩貽書求田閒錢先生詩學嗟乎先生不得已而著書見志莊以繼易屈以繼詩其離憂拊鬱有感於身世之際微矣其論詩謂與尚書春秋相表裏且必考之三禮徵諸三傳稽之五雅何其論博而篤也余謂治經者貴晰粗以御精易之辭寓諸實而其用也虛其取象無端朕之則一隅會通之則足以周天下之故惟詩也亦然叔節才敏而學詩詩之與易果有可通焉者乎吾願因其兄以訊之吳先生曰湛深經術之文陳伯嚴曰技言微中意象超卓

送教習平川東明君還同本序癸卯

吾讀史記鄒衍言儒者所序中國九州不得為州數是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外自有九州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當時見謂閎大不經由今觀之衍之言約耳衆所云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今梯航相接如庭户衍之言固可目驗而足踏據吾之所處而以意上下四方之無窮浩乎渺乎莫知所紀極莊周辟言太倉之稊米誠哉其稊米也雖然彼二子者烏從知之吾以謂心之為用至纖而善入不待頃而蟠際乎天地凡質力判合邇遐細大有形無形皆可以吾之心逆而矩之意而得之無足怪者夫以不可紀極之世宙民物生息代嬗於終古其種族之能自存立者莫不各有其政有其教儒之教起中國而稍被及日本日本之於中國猶一區也自儒外以教名者至多不可勝數其地之所被有廣有狹國之所託有强有孱教各有其宗主而一教之中又各別為支支之別爭之所興也教與教爭教且與政爭甚者乃挾其國力以輔行其教而兵禍隨之原教之所起莫不欲以善導誘天下及其蔽也以殺戮禍天下中國之盛在唐虞三代當是時政教合風俗隆治周衰孔子生不得操國政從之遊者三千人與聞性道者七

十故教莫盛焉然而政教之分遂自是始且夫孔子之所以教者有末有本其德知仁勇其術禮樂射御書數其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本在脩身其功之序則始於格物致知而終以脩家國天下之用其言易行其行易效其所被之地不必廣所託之國不必强然而其可以為廣且强者不誣也不行之於今必行之於後世秦并天下獨尊視儒不旋踵而亡其後累代相承主中國之君大抵皆名尊孔子而實不能本之身以措之家國天下故其效亦可覩其時之小康小治必其於孔子之言有合焉者也合則治違則亂違合半則治亂參夫豈獨中國然哉極之瀛海大九州絶黨殊鄰之域吾知其無以異也夫孔子之教易行行易效然往往曠千百年不行行矣而莫或大著其效者何也躬其道者無其政棣其政者虧其道是以寖衰寖微以至於今而吾國之屢極矣病在政與教分務虛崇孔子而不實行其言故也泰西諸國自古不與中國通其盛强乃尤在近今之世挾其機輪火器以睥睨區寓彼其所為天算格致創物之學雖孔子復生吾又知其必有取也而吾孔子精微廣大之蘊泰西諸國既

書文不同無能驟喻又痛益輕吾國勢之孱疑儒不足持世變嗚乎生民之禍其何所終極乎抑其推而行之者固猶有所待乎日本之於諸國最前識矣儒之盛也睎儒泰西霸則取資泰西當明治維新之初群一國皆鶩而學今其教育家言曰國粹不可失也輸入異己者之文明以自益即吾固有之文明胡可棄耶善哉言乎茲吾國之所以坐蔽而兩失者也延者　朝論稍寤其然　詔天下郡縣設學堂於是吳先生使日本攷學制聘平川君爲吾邑教師而遇擧其祖授中學其祖謝不敏去今一年矣竊聞平川君之所以教不鄙夷儒異於世所云云者惜吳先生之遽逝而不及覩學之成也夫陰陽氣化之不能不窮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天下生民之禍亟矣其亦窮變通久之時也締邦交國啓齒以競存其種族未足幸也意吾聖人之教其益將推而廣被矣乎平川君歲莫假歸諸生之在學者相與歌者各賦詩祖其行祝其來速而慰其思而君顧悚悚致辭索余言爲別誼有足感人心者固爲是說以贈並以示吾鄉人使知所鑒焉

湘伯嚴曰氣體昌博衆手開日卓然立論國當在韓原道散本論外自成大家

方柏堂先生七十壽序 丁亥

光緒十有三年十月上旬吾師柏堂方先生壽登七十於是先生繼配蘇宜人年六十有一前一歲宗鄰姻舊咸駢庭稱觴為祝賢士大夫齒朝列者諸方聞者後進之睎學者各為歌詩綴文以致頌禱其門下士馬其昶曰壽序於古無有昔衛武公老而進德為抑戒之詩使人誦以自敕若徒侈述其所已能者諛詞長溢志非君子義所當出令先生志道不倦有武公之風又深達於文詳則吾鄰所以致敬先生者要當在此不得在彼乃獨謝不為既踰年聞先生疾其昶偕候倫妹常李兄弟出所為壽言鈔冊視予且曰子其可無言其昶曰敬諾蓋先生少時家貧也非課徒不足以營生非博謀廣諮不足以自成其學初歲束脩所入僅十餘千耳約其身以至妻子賓客酬酢之資無所不從其嗇虛其中以從當代鉅人長德下至一言一行之善無所不接其誠悴火達於四鄰飢饉歲居民無人色而先生獨於是時攷覽事變析究理道發憤著書成數百千卷既而出贊幕府以薦授官治化大流名聲益聞而先生愈益以其暇著書

文數百十卷今雖甚病猶日手一編神明不亂少而劬學至老而彌勤周公之訓無逸也推之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戶樞不朽流水不腐勤之謂也先生之不自暇逸如此則其躬壽耆享遐福固然無疑夫人當年歲衰暮志移情換他無所幾幸則往往有後嗣之慮自賢達之士皆不免此今倫材常季趾美競舉諸孫蔚然秀立見者群推其門祚之將大古之膺盛名而能賢子孫者要難哉以此為先生壽雖然倫材兄弟今所處境視先生少時之遇蓋不侔矣歷百艱無資藉且卒能自奮於學成名天下況其進於此乎學問之無終極與析薪負荷之匪易倫材兄弟其知之也不以知之而不言而必稱述艱危用相劬勉則朋好之情也至若先生道德之崇政事文章之懿美福祉之繁多他人競能言者乃皆不之及區區致敬之心恆不渝其初諒亦先生所深許故因倫材之請而附陳末義如此世有知道能文之君子庶幾其無譏焉吳先生曰後惕哉戒其嗣人罔得古長鄉東父曰辭義益好

初坐會議寶源局匠滋事罪議輕失政體發盛京効力旋　賞給主事曹文正
振鏞奏留工部擬補員外郎復坐主辦　太廟工程薦郎中納爾經額料工同
部謀訐工不實內務府核算無失納爾經額謂不坐而公遣戍未幾釋歸歷主
白鹿繹山廬陽書院講席咸豐初粵賊陷桐城死之事　聞贈道銜襲雲騎尉
世職建專祠初公之家居也老矣常未明起孫曾纍纍睡內寢正熟獨挾一冊
炳燭出就廳事嘔吟賊至二子起團練奉公避居山中賊入山衆驚走公方據
案讀書賊以刃脅之降叱曰吾豈降賊者耶賊怒呵誰何曰吾大清罷職工部
員外郎馬某而降賊耶吾且命子殺賊賊益怒刺之火其髮而擁之行遂遇害
血漬案上書冊痕班然春秋七十有七公為人故惇碩鞠躳退讓長者及臨大
節不屈若此居閒喜為詩詩近萬篇矻矻著書不倦嘗謂詩自齊魯韓亡獨毛
鄭最古鄭君注詩宗毛為主其改讀非盡易傳而正義或誤為毛鄭異義鄭君
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其異訓多本韓說而正義又或誤合傳箋為一毛詩用古
文經字多假借而正義或未達於是撰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同時長洲陳

氏無著詩毛氏傳疏亦為顓門之學故世之治毛詩者多推此兩家之書其在桐城有張聰咸阮林徐璈六襄學業差近皆與公善然皆早世公既殉寇難子孝廉方正優貢生三俊以起義兵死其子復震遂與平寇之役 溧陽江鎮總兵浮 褒贈三代公配方太夫人凡生三子建勳星曙三俊孫十五人曾孫二十三人以光緒二十一年冬合葬懷甯路官沖保江家山之原公於其祖大父行也竊嘗誦習公書而要其終始以謂一代學術與時勢相消息者也窮則變變則通一二智者起矯前世之窮而倡其端千萬人緒衍而推大之吾日轉乎其中夫孰能不波然而歷百變屹乎不可移者君子自立之道也公之治經篤守家法義據堅通人以此為公之鉼力於經者深乎烏虖自知道者觀之彼其遭危難較然不欺其志意是乃所為深於經者也然則向所云文章風節之異尚亦舉其盛美之積重者區之夫豈有異哉因頗推論吾邑儒學承傳之緒表於前仟俾過者知所矜式而後世尚論徵文獻者亦得以考覽焉至其世次子姓名爵備詳傳誌者不臚列云（吳先生曰此篇開合斂縱悉中繩墨陳伯嚴曰次論一出於神韻袞袞可誦）

贈封奉直大夫張府君墓碣銘 戊戌

府君張氏諱鵬翀字梧岡其上世籍湖北雍正初有挾藝游四川江油者貧不歸遂為江油人再傳而藩君其次孫也有心計精曉人術援例為國子監典籍以父老不就選躬勸農殖家日裕饒性喜相馬能一望別其凡駿粵亂起武招致軍幕慨然曰天下擾攘吾其抒桑梓未幾而藍大順難作乃建議練鄉兵助城守邑人某督團政擁衆屯所居宅君爭不能得拂衣去隱縣北觀霧山未幾城果陷及賊平君既懷奇無所施務推行仁惠中江楊某落拓踵門乘數百金再立其家其子竟入武庠儕於冠帶鄉里屋火代米助搆餽穀與財如己在厄嘗創立文社同里輸穀才十石君某獨儒術一以自詭勾校贏絀子母相權積三十載百倍其始輸於是置田八十畝廓起廊舍里豪睨其訾不得則搆之吏吏與為助坐把持公穀罰二千錢充振兼葺郡庠人咸冤之君謝曰二者微此亦吾固當輸終不以人之齮我慍見色辭又癖益出財增築楯蹈義彌堅不自推沮光緒十六年年七十五卒葬東山先塋側娶安宜人無出納黃氏生子恩

培復繼娶夏宜人生三子璠志懿志遜女子子六皆適士族孫五人大墊大奔大輅大鏞大時廿一年以從子琴選翰林院庶吉士貤封奉直大夫琴宰廬江璠隨到官一年歸埽先墓睎此幽寥畫馬傷心既來以狀授其祖乞銘乃揭其行於墓道俾覲者興厲而綴以辭曰

匪詭齡之吾罪宜之吾罪宜之匪荼維飴烏乎是誠鉅人長德之事今之人不能此我銘以儆其後祉

皇贈中議大夫道員候補知府陳君墓表 戊戌

君陳氏諱犖舉字遐攜一字序賓其先五代時自祁門遷石埭之長林傳世至常明永樂中以拔貢生官戶部員外郎再傳至弼山東黃縣知縣於君為十二世祖祖楚賓考鶴齡皆以君貴 贈中議大夫祖妣蘇妣桂皆 贈淑人自始遷至君凡三十六世當咸豐初天下兵起傾帑不足以濟師乃奏推商稅曾文正公尤名能知人羣策輻輳凡所器使皆選簡士人不假官吏用是公私充衍軍無乏興卒戡大難而石埭陳虎臣先生故公所禮士時時就詢軼材羣彥為

達惟恐不及於是江右鹽梟擁捍文正用虎臣先生言以君主建昌鹽榷痛剗腥膻洗手奉職月徵倍經逾月再倍又逾月十倍君乃上言建昌故有貨局可裁併鹽局節糜費文正從之時福建大猾連賊抗徵大吏以五百人屬君往君不可曰徒損威耳他往者卒遇害文正嘉君善持重改榷萍鄉會亂軍失律肆劫掠忌者中以危法禍不測今相國李公督兩江白是不當以廉能若耶卒白之柄用益親間問君為文乎吾且為子定之君唯唯或謂公言然子爲委贄君義執不可李公聞之愈陰重君明年督師討捻以君主行營支應人曰全軍轉餉利害繫天下往時至 命大臣督理今以諸生任耶李公卒用不疑於是歷官山東河南山西湖北陝西直隸一以君隨而君亦無所不竭其心與力之所能際尤重慎災振輟餐稽寢條覈勤勞先是累功保直隸州知州河南補用知府光緒八年引 見改直隸十年夏六月卒年五十九李公臚纂稽勞以 聞
贈道員廕一子以州判注選給邺賞銀五十兩入祀直隸湖北蘇州淮軍昭忠祠自洪冠之興用兵十餘年糜財數十百鉅萬寓內騷然罪竭然主計者無

不人人饜足民氣因以大耗其後又益通互市籌海防造製輿舟兵械火器煩費益漫不可訾省君自始出即主軍儲挈持大綱杜塞罅漏遐輸近委急緩應期所以節嗇為公家計者無纖弗燭軍中以故罔敢誦言相冒至乃規畫長遠則必陳大體不靳小費有建議李公請改商允省轄饒君曰商賈行逐利奸弊不可勝詰且彼利輪艘設一旦海疆多故懸命他族察眉睫而昧邱山非計也李公亟罷其議君家故貧窶前後主財利二十年清介為時所推同輩多致大位君在事久有成勞卒不遷一當以竟其施豈非命哉君予出匡世難終不以群天下所苦吾為利焉然則觀君平生進取之途怯然如不自克彼其意量夫豈易測者歟配沈淑人能與君合德後一年卒男六人長惟喬早世惟彥候補知府貴州開州知州惟庚庠生陝西補用府經歷嗣誤父艱銓惟壬庠生滕州判以知縣用惟真惟奎孫男七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惟彥具狀請刻墓石乃詳其世系名爵子姓亦頗附論時事頗委以諗來者虎臣先生名文君少從其遊與聞進修之要又通古方術治疾輒奇驗及他藝行多可稱然皆非君之

大故不書陳伯嚴曰茂雅而氣淡殊宕

贈內閣學士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劉公墓碑 庚子

劉公諱含芳字薌林池州貴池人也曾祖鴻夫祖兆父考樺建世植德各以子孫貴顯贈如其官公少孤從從父兄瑞芬受學同治初令相國合肥李公始招師上海公兄弟實從其後瑞芬以諸生積勳伐至廣東巡撫而公終始依李公初隨征蘇常湖州輸轉軍械設局太倉無錫北征捻逆移局清江蔣壩張秋濟南敘功至道員加二品銜李公督直隸兼北洋大臣而公遂治軍械天津光緒九年統魚雷營屯旅順當一攝津海關道數月自請還屯十七年授甘肅安肅道李公奏留旅順十八年補山東登萊青道逾年乃到官自海禁開泰西諸國以強武相尚器械日新不窮李公初資外國火器平寇亂暨棣圖管北洋乃盡革變用西國軍制而是言兵事者尤以購器練技為急公識性明達於事無所不諳練久主軍械久狀別良楛窺覽冥會曲得理解每一新械出外國語文譯輒公對審稱舉應聲而得議建武庫於西沽廣收博儲以肄將士並增廠造子

彈不假外購治越之役竟以濟師李公既興立海軍築礮臺設船塢備鐵艦通
電綫置魚雷開醫院起學堂進士多由公本謀於是威海旅順大連灣三口屹
為北海雄鎮工役餉糧一領於公又兼海軍及綏海水陸營務處調遣諸將綏
緝華夷無一遺公不顧狗流俗俯仰人初或不便久乃大服終李公之在直隸
備公治辦若左右手留天津十四年屯旅順十一年後離之任山左猶繫於北
洋北洋軍器精險守完堅冠諸行省及甲午倭韓之難作李公不得志內召而
公亦遂去位當來事初起李公持慎不肯開兵端維禍強鄰朝議大譁日夜責
開戰狀事益不可為威海旅順相繼失敵據甯海州城前鋒距煙臺道署十三
里時山東巡撫亦駐師煙臺西國諸領事以巡撫在則倭攻之急於租地不便
巡撫退萊州領事復言公公曰巡撫大臣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今死此矣因
置鴆而丞與夫人鄒氏曰服公服坐待意氣堅定民恃公不恐有潰卒數千操
兵爲譁求食勢將闖公疾馳至皆歛手聽約束厚給遣散破數萬金盡取之槖
槖西國民商在租地者聞潰卒至咸戒備既去數日乃覺則大驚服相謂曰使

中國主兵皆鄧世昌守土皆劉公若者即何憂倭乎鄧世昌者粵水師學堂領致遠艦甲以偏師拒倭戰死大東溝人謂其才足當海軍大將者也威海旅順既淪陷而煙臺孤懸獨完和議成大臣奏遣公渡海勘收日本還地始威旅大連灣皆荒島公殫心力營構十餘年成嶮塞錮京畿門戶至是皆煨燼困憤慨流涕未幾以疾自劾歸歸數年卒李公謀國誠宏遠有大略其所賞識拔而躋之顯列者亦誠多才傑然而如公等比者乃人尤謂其能不負李公云悼時世之乏才懼國論之不審懲前失將不爲後圖國何以自立此有心者於公之喪不能不深曠愴怳而致私憂於無極者也公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八　詔贈內閣學士廕一子知縣事跡付史館立傳子三人世珍世瓊世琳長女適候選道建德周學熙次適內閣中書太倉顧思義幼未字以是年冬十一月乙丑葬於青陽縣樟梓湖側公娶俞夫人早逝再娶郝夫人能承助公賢跡咸詠仰後公一年卒簉室黃氏李氏其葬也而夫人皆附既葬學熙以狀授其祖請銘其墓道之碑維公義俠天稟篤於故舊修池州孔子廟又平

九華山徑告歸三年不向進其卒以料簡義田卒於村舍然公之所勤於國者大矣大者埭於既成則雖立於身遺於有家必非賢者愉快事也嗚乎悲夫今不書以違公志遂爲銘銘曰

天險大鎮有驕寵堂巧勇闘進儒則爲廷執持世變黠闇閧鑿彼懵不知方厲其悍公往成功公肩其艱雖艱厥成無等一當厲生有階公曰予恥懐不居位福此閭里人所矜有在公則餘我銘以質來者式諸吳先生曰叙次詳實妙有生氣通出其遒勁欲逼前

公蕭敬孚丈曰叙次雍容有典有則此爲碑板上乘陳伯嚴曰遒雅

瞿孺人墓表 辛丑

光緒廿六年冬無爲州庠膳生丁葆光葬其母瞿孺人巢縣南鄉小團山祖兆先事爲書抵其昶曰先妣所行皆常德無殊異而際阨艱之年其處舅姑娣姒之間與所以相夫人訓後人者宜亦有一二不可遽沒夫人欲倩我以文顧難其作者今大葬有期惟吾子夙賜之銘用表覈不肖抑夫人實有厚感焉其昶謝不敏再逾歲不果爲則其請益堅蓋孺人姓瞿氏巢縣人父曰漸達縣學生

幼爲童養婦於丁氏夫曰秋帆逾二十餘年始生子葆光光緒廿四年年六十三卒二女適爲適錢孺人性靜穆門悼安處姑姒不言嘿不先發及有勞役劬躬捷往不以他諉咸豐初東南被冠翁父子皆爲賊得孺人奉姑熊太孺人避竄山谷賊去則出僑里婦採拾爲生天寒膚凍皴瘃血漬衣穿初不令太孺人有所覺知逮夫翁先後脫歸歲比惡日麻糠覈而二親及夫未嘗不飽夫勤治經家事一不問默默若忘其在亂焉姑偶隨砌傷額逾時不平孺人日敎諸女史常在側而已獨夜侍吻不張氣衣不弛結終宵警惕先旦而興葆光既毉乘間啟母稍節勞則曰我慣山汝婦生富盛或不習邪予婦聞戒爭趨操作冒故後家世習醫病者集門孺人則度其貧瘠道遠來者飲食之且資之藥劑有以緩急告者不計留遺聞言嚮答葆光嘗痛母喜施已無能發名成業稱其志意既娶婦生子而殤使母篤老之年無含飴之歡而遽卒也天下之傷心莫過於人人之所恆有而已乃不能致於吾親嗟乎其祖之痛與葆光同如之何其能銘也今葬既後期不及事而葆光能以禮請詞稱其父不敢不答輒次其行

俘擄諸墓上陳伯嚴曰尋常語乃爾深至

姚閑伯墓表丙午

君名永楷字閑伯桐城姚氏當國初刑部尚書端恪公有名臣之烈其後蓋為編修壁其從子姬傳先生為世儒宗編修曾孫石父先生又有文章政事名於君為大父考諱濬昌湖北竹山令姚氏連世有聞竹山君又詩人也君承嬗前休思欲有立日夜若厲於學體羸多疾顧往往絀於力之所能覬於是君弟永樸永概繼起才業通敏姚氏羣弟舉望駸駸閎遠邁矣永概年少領解前所至傾其坐人君歷謹寡笑言造次莫能自達遜愛諸弟有行必諮為文必取正愧謝弗逮其屈己非獨於其弟然也凡見儕偶若後生文字一語一韻之工退必手錄而牢記之其自為詩絕清拔無世俗氛異至父先生以謂讀其詩慨慨乎性情禮洽人也君恥藉先業不自效力乎居故不能無望於鄉舉歲甲午侍竹山君天津寓次將就試京兆會日本釁起乃躬挈庶母及稚弟南歸或曰不即今試當復三年耶世事則詎其知者惟竹山君意亦難之君遂去不顧是歲

永樸彼舉而君竟以諸生終後二年余校經皖中君亦客揚州以疾返過皖訪余布政使署齋坐後園亭上望江湖渺然相與吟楚騷哀人生之長勤余謂君幸歸休矣君歔欷怗寒澀淅默不一語移時而別逾年遂卒年卅有八光緒廿三年某月日也娶方氏子二人佐燧佐莫皆有俊才留海上學習西國文字勤業不逐世莠群以為難君卒之幾年葬龍眠山麓其子嘗請銘未具狀余不時作今年其兩弟來請益堅余於君為姊夫知君深固不待狀憶使君而無死且挾其所有以遊斯世其操術當益究然而學固有可與時變易者其不可變易者無古今中外一爾姚氏以儒術質行世其家今吾邑言新學亦自姚氏余述君行一二鏡之墓上豈第欲其子姓之無忘亦使吾邑人知先輩之所被服漸漬而成其門風者非一日之積彼懲士趨之橫流則夫本身以施敎於有家者其可忽乎哉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福建臺灣巡撫一等男爵劉壯肅公神道碑銘 丙午

公姓劉氏諱銘傳字省三合肥人曾祖某祖廷忠考惠世世業農後皆以公貴贈

如公官爵公生而英特有偉抱嘗登所居大潛山歎曰生不爵死不謚非丈夫也
會天下亂淮淝居民爭築堡寨自衛各相長雄一日有大豪呼公考至馬前責
供給不時至訶罵而去公憤甚躡豪行數里奪其佩刀殺之乘馬徐歸於時年
十有八矣同治元年合肥李公以曾文正公奏薦巡撫江蘇募淮勇東征公以
十總從所將卒號銘軍連擊破川沙奉賢福山解常昭圍合水師奪楊舍汛要
隘苦戰六日乘勝下江陰取無錫進攻常州奇兵出奔牛鎮降其酋桂錦直前
寇復犯奔牛還軍卻之再攻圍常州先登生獲偽酋陳坤書常州平積功至提
督　賞黃馬褂而程忠烈已前定蘇州遂越境應浙軍攻嘉興克之至是公平
常州亦出屯句容以應江甯圍軍於是湘軍拔江甯殄洪寇枯苦久遂皆散遣
群捻彼縱橫齊豫吳楚之郊曾公受命督師湘軍將既已罷歸乃益募淮勇故
西鎮重兵公屯軍周家口戰捷於瓦店於南頓於扶溝　詔授直隸提督仍率
師援鄂克黃陂追賊至潁州大破之公以中原平曠地賊四走疲我乃建議築
隄扼沙河爲守賊潰突汴梁隄追剿之於鉅野捻酋張總愚竄陝西任柱賴汶

洸竄山東自是有東捻西捻之目李公代曾公督師公率所部自鄧城至京山東西數十戰賊皆於麻城風遁由是東至黃陂西至安陸襄棗北至南陽鄧鈶軍常為殿鋒設議防運河扼膠萊築長牆北起夏店南抵柳林口遏賊騎西六年引兵南救沭陽追北至諸城日照還駐任柱於贛榆賴汶洸圍竄青濟開道馳淮西北擊破之蹙之海濱殲其衆河流盡赤汶洸自投揚州防軍以死東捻平論功最給三等輕車都尉乞假歸七年西捻張總愚由陝竄河朔畿輔大震

詔責諸將率公臥疾在家坐追留奪官李公假　朝命強起之會師進剿鹽山滄州德平李公仍議築牆臨邑屬之馬頰河牆成值大雨徒駭河盛漲賊不得渡張總愚赴水死西捻平晉一等男爵　詔駐師張秋淮鎮守旋命督軍陝西剿北山回匪引疾歸論者謂李公江蘇之功推程忠烈平捻功公為大忠烈攻嘉興進戰死而公初起將五百人稍增至七千討捻益騎兵合萬二千西防陝增多至二萬遠從臺灣之役以興數改巡撫位望乃益崇矣自程忠烈始議外國械器利其戰江蘇悉改用新械淮軍竟以此勝而公尤以鐵道實自強要

國其關於兵事利害為重光緒六年與俄羅斯爭伊犂約應　詔至都即上言鐵道便利數大端李公周泰公主辦議格不行十年法蘭西擾海疆再起公以巡撫銜督臺灣軍務至七月基隆礮臺毀公以臺灣無兵艦不利海戰移軍基隆山後避礮鋒且誘敵登陸殲斃法酋二兵百餘奪二纛他兵械數十有詔獎其法兵以偽師紲基隆軍別遣五艦犯滬尾滬尾者基隆後路也距臺北府三十里軍資餉械皆聚臺北公夜退師駐淡水將備滬尾誘撲流閒取斷於中不能時議撤基隆艦來攻是時馬江已挫上海用三輪船濟師皆遏不達諸將冒風雨跣足持戰堅守八閱月　詔授福建巡撫明年媾成朝議臺灣海峙南洋門戶當設立行省自治乃改公臺灣巡撫奏增一府一廳三縣生番窟宅臺南北七百餘里奔杜叫嗷風氣湮閼掃虛蒼頑整其馴雜一皆化熟不以異類自疑命兵制久敝不饒給財用無能革新於是清丈田畝賦收倍舊額而諸所創上田茶鹽金煤林木樟腦之稅亦充羨府庫始至歲入金七十萬其後至三百萬因益築礮臺購大器設軍械局水雷局水雷學堂要以興造鐵道為

綜紐輔之以電綫郵政功費大萬百餘公思以一島基國富強迹所已效感名
樹立如其初志累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銜又特命襄辦海軍事務當登淮尾
礮臺東望日本欷歔感發曰即今不圖我為彼虜矣已而戶部奏請天下十年
內毋增置艦礮旗喟曰人方甚我我顧欲構沮折之乎遂三疏求去臺灣之立
行省自公始公治臺灣凡七年而歸歸四年而朝鮮難作屢召不出遂以疾終
於家春秋六十是年臺灣割隸日本遺疏入 天子軫悼贈太子太保謚壯肅
建專祠史館立傳長子盛芬直隸候補道前卒官其長孫朝仰三子盛莆皆員
外郎朝仰承襲男爵次子盛芸賜舉人襲三等輕車都尉四子盛芥舉人候選
知府女四人皆適望族亂程氏夫人側室有出者曰項氏陳氏絕粒以殉得旌
者曰二李氏公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其諸孫朝望舉人刑部郎中致公所
為大潛山房詩二卷並狀曰先公墓碑未刻敢請銘乃銘公所箸別有奏議
二十四卷藏於家辭曰
公專閫寄方壯其齒金節琱戈謔浪書史盤居在鉄公雖無止 宸帳外訌詔

逮公起公來訊騅彼驕亦駭觸智衝勇創古未有漲天大澤納於一泚公胡遮

歸公歸不該膻揚戍壞彼此一時悲膺雄志雖死而視焯功鐃詞萬古是記陳伯戴田叔列姻悲斷哉文莫

贈光祿大夫甘肅甘涼道李公墓碑 丙午

公姓李氏諱鶴章字季荃合肥人當同治初李文忠公以淮勇戰江蘇於時佐治軍而躬戰以成其績者公也考刑部郎中諱文安有子六人公次三少英朗刻厲鄉學年二十六始補縣學生員再試再不利時仲兄文忠公已第進士在翰林有聲矣公自期詩不後於諸兄既連不得志有司輒弃去益究心經世之學會廣西冦蹤江淮徵於因部勸丁壯為鄉團自捍衛奸民覬金堂期會為變乘夜出不意斬之其黨立潰刑部春 命治鄉兵將數百人從刑部殁後出隨官軍拒寇屢戰有績廬州再陷走定遠上書巡撫陳兵事累萬言巡撫不能用馳去展轉江浙間無所就曾文正公一見激賞稱為將才因隨曾軍攻安慶時伯兄勤恪公備兵贛南徑隨往領贛勇四千助防劉曾公之椭而江也議規復

蘇常主募淮民皆湘勇既上海來乞師遂薦文忠以道員擢巡撫貸外國輪船
載師而東別檄公將騎五百增募千人統淮揚襄下河至上海會師當是時淮
勇新集公入贊軍謀出護諸將雖曾公亦以教練新軍之責重屬公兵寇圍松
橋屯大雨文忠期旦日往援公謂天雨寇懈宜乘銳急擊勿失從其議破之上
海軍自此振遂進攻青浦分軍還擊北新涇屯救嘉定擊拔寇四江口大敗之
功爲多文忠推先他將奏言臣弟不敢闕功 天子稱其功與程學啟埒命一
體議敘自初起及敘安慶功已前得知縣 特詔加四品銜以知州用常熟寇
反正蔡元隆亦據太倉降公率騎至城下伏發中槍傷股後七日會軍復其城
於是程忠烈克崑山遂與公各率萬人爲統將忠烈攻蘇州公則趨江陰無錫
以取常州寇自顧山建屯數十里伏兵河側斷其餉舟盡奪其屯城寇懼謀內
應遂復江陰加三品銜知府移屯備無錫悍賊李秀成突犯大橋角大橋角蘇
州西北要隘也寇爭之急公馳救建大破之乘勝薄其城而程忠烈已定蘇州
軍且合遂克無錫虜其酋捷聞以道員記名 詔曰李某隨其兄在軍戰甚偉

令諡經撫臣引嫌務推功故賞不答勞尅日平常州江寧其速議諸將卒功賞無有所遺由是益感激思自效引軍霄雪趨常州悉平附郡寇壘下孟河解奔牛圍屢擊退援寇寇西南竄前所說縣用寧戒師回還守無錫遣軍分援別縣皆破走之常州外援絕再進攻明年常州平 常熟為桂已而湘軍遂拔江寧大功成乞假歸矣 詔授甘肅甘涼道疾發未行會曾公督師討捻為奏請開缺留軍總理營務役至清江告歸遂不出竟以道員終焉後文忠孫寧相封爵同時勤恪亦用州縣平進開府兄弟旌節相望而淮軍諸將起偏裨膺疆寄尤顯者後十許人大抵皆公舊部而公顧落落論者謂古今功名之際往往有遺憾焉至於公若咸顯之又若咸靳之尤不能不太息其器業之未究而有覬於其後以觀天道之大恒也公既歸自號浮槎山人亦時出遊都會精營商業致巨萬喜義俠立然諾多棄財為之助山西振加二品銜光緒六年卒五十六卒大臣上言績狀請付史館立傳並立祠原籍暨建功處 報可後以子經義賞贈光祿大夫廣西巡撫初公投効年才踰四十及巡撫君以優貢生至今官

亦才踰四十人皆曰是公之餉遺也前夫人李氏早卒後夫人周氏側室石氏子三人長天鉞按察使銜江蘇道次經義次經韶汜名道女二人適張適沈孫六人國蓀國松國鈞國蘅國芬國芝松鈞皆舉人從余學以公前葬二十年墓道碑不具松具狀致其父巡撫君命來請銘墓在合肥東南許貴村銘曰

惟公之先實本自許承李而興大恢厥緒刑部貴志教子即戎淮壖勁旅韓彈中夏塈塈我公樹績自躬勞成不有校古畸傀范蠡違越遨彼海江以商經國今見於治公之英略百靈一試鄙儒小物曷不是思

清故建威將軍記名提督直隸通永鎮總兵吳君墓碑 丁未

君諱宏洛字瑞生合肥劉氏父士發從軍死寇難 予雲騎尉世職長子克仁至記名提督謚武毅君其仲也以父命出承舅後遂姓吳氏自安慶廬州陷寇合肥張公樹聲劉公銘傳等並以材武雄長鄉里李文忠公既治兵上海諸公同時應募各以所號為軍號皆至大位淮軍由此興君與兄武毅初隸張公為樹軍裨將敢戰從攻江陰無錫下之克宜興荊溪敗援寇三河口從攻常州手

然巨礮擊裂城垣先登復隨軍入浙助克湖州同治五年年廿二累功以總兵記名　賞花翎粵寇平於是捻患益亟樹軍駐防徐淮張公補徐淮道既赴官其弟勇烈公樹珊統軍事督師曾文正公益增樹軍率移屯周口坐勇烈戰歿失援救降副將樹軍無帥李公既代文正督師乃分樹軍六營屬銘軍銘軍者劉公銘傳軍號也自是平捻之役銘軍收其全功君最推銘軍驍將六年四月擊敗捻黃安紫拌鋪追至郯城沭陽閘大戰捻走淝壁松樹山援捻廣其負舁山而陳君繞山後鼓而入捻驚潰竄諸城日照遂至贛榆我軍追北捕斬遇當捻悉眾匯城來軍至伏發君率二百人衣兩白衣短兵接捻圍之數匝大風起黃霧四塞二百人呼噪作氣突圍出奇兵麾趙諸軍乘勢合擊竟大破之捻首任柱中鎗死賴汶洸圍竄青淋牛老宏者尤桀悍建白色旗我軍馳淵西北遮擊之君直取白旗捻白旗捻見白衣軍至則大駭陳亂餘黨遂散東捻殲於揚州而西捻張總愚於七年春趨河朔畿輔大震復隨軍北援拒戰於七級河敗之又敗之於茌平益推鋒衛擊總愚走徒駭河死論功君先已賞利勇巴圖魯

遷總兵加正一品封典至是遂以提督記名而君兄武毅亦從劉公立勳爲提督捻平統銘左軍六營駐張秋未幾歿軍君遂接領其衆爲統將於是劉公督陝西軍務從至陝西張公巡撫江蘇奏調統君防吳淞用西法築礮臺十一座劉直公賞其精堅光緒九年法越事起張公遷督兩廣請奏移軍防長洲築礮臺十二十一年春法兵擾海疆劉公方孤守臺灣奏君往助時兩廣總督爲張公之洞而彭公亦督師在粤皆倚君留不遣行君以臺灣事急又從劉公久固請赴援既至領前敵戰事和議成臺灣改建行省劉公爲巡撫而援君澎湖鎮總兵練新兵五營號宏軍屢剿平番社　賞戴爲社頭品頂戴乞假歸葬丁內艱廿年秋倭難作李公急召君君前所將卒皆留臺灣因別募卒六營仍號宏軍壁新河明年講成　詔授直隸正定鎮總兵改通永鎮駐北塘海口所統遞六千人時　國威新挫淮軍舊部掃地盡矣君積勞憤鬱以廿三年六月乙未卒於軍年五十五　詔宣史館立傳入祀原籍暨各省淮軍昭忠祠配余夫人子榮成江西候補知府附用道繼室查氏子榮達以廿五年合葬井宜先塋側

越八年崇成來請曰願有紀也為之銘曰顯皇初服有盜猘狂孰剗孺之維淮維湘義旅雲蒸厥績觥觥辟擗厥質備捐與京君提一劍有勇無恇平洪盜捻靡役不訐既夷既清巢國而僵淮軍先後滄海曰桑為古情慨闕詩一間我詞旌之永載勿忘桃林節曰戒喟慨極深說

建威將軍提督銜記名總兵喆君墓表 丁未

君喆氏諱政陞字佐文合肥人也先世明初有官指揮使者自江西來遷隸籍屯衛以武勇世家考曰錫鸞咸豐十年廬州再失殉身寇難子六人君次居長先是巡撫江忠烈公駐師廬州君已毅然應募從在前驅拒寇南郡外躁傷右脛裹創勇戰尋從克壽州叙勞有聞淮軍起從張靖達公為裨將累功擢都司又從贈太常卿李公昭慶領親軍中營擢遊擊 賞孔雀翎改領武毅中軍從克湖州 加總兵銜給三代正一品封典張公為徐海道調往徐州助防數月復從李公領忠樸營擊捻山東河南屢戰有績 加提督銜以總兵記名軍事定歸居四年置祭田百畝贍族同治十一年春走謁李文忠公天津李公留充

北洋先鋒官兼統練軍營務其冬張公巡撫江蘇因從南還張公署兩江總督領蘇標親軍兼蘇防水陸營務光緒元年移防柘林六年移軍上海白騨橋七年巡撫衛公榮光檄領撫親軍軍駐蘇州十二年五月某甲子以疾卒軍年五十有八衛公上其績狀　賜郵如例明年李公奏請附祀江蘇淮軍昭忠祠君性厚謹營壘治軍嚴紀律尤以愛民為志從戰山東時鄒嶧間新被兵民無穀種買麥數百石散之飢者其防柘林用卒修繕城郭壓虛平道路疏河渠建新漠二橋民以號之曰樊公橋又捐修漢壽亭侯廟南翔人苦河淤共水利設卒營卒濬之出千金為置畚插商民饗其利為立祠勒石紀惠余惟大功之成非一將之營既已賴其死力即其孰未可驟散屯軍列縣亦因以震懾而天下遂有養兵之費財賂坐耗積復數年雖勁旅不見敵交綏未有不罷老者也有事終不可用空靡敝海內高論者至欲去兵驅不教之民以待臨事徵發則又僨兵然則籍兵以興工作如君之所為亦知時持變之要術也君長子家璩殯次家穀以蔭選授廣西思恩通判既奉君及配王夫人合葬縣西十里廟之原乞

余文表其阡因敘前議以質後之論世者姚叔節曰文氣古雅

貴池縣知縣長沙宋君墓表戊申

君諱慶嵩字靈伯一字聘耆咸豐初從戎幕積勞敘知縣直隸州知州 賜孔雀翎留安徽同治十一年授貴池令未上以疾卒君歷攝南陵績溪有惠愛不留遺貲賄比沒世家妻孺四歲兒無以為生計彭剛直公聞而嘆曰廉吏誠難為哉初君在南陵總兵羅宏裕以故文事軍過縣貸千金羅歿無子有市屋蕪湖君弃不顧於是彭公知之既經紀君喪復理羅遺產之見侵奪者償貸金孀無主後彭公親署券四屋一區歸宋檄行府縣如券言君之孤竟賴以立君之任南陵也承兵燹後積骸遍郊野至則斥金數百為捐瘞之不足繼以竹筲覆之土是歲列縣疫大作南陵獨晏然益務招墾有豪猾吏恃其族望文通為不軌君懲之反誣搣君總督曾文正公曰宋令吾所悉也置吏於法民大驩其任績溪一如南陵及補貴池三縣皆隸皖南貴池民救君治化恨不被已宋氏其先直隸南和人當唐世文貞公為開元名臣文貞子八人其次子太僕少卿

巽少卿曾孫騏成進中為福建觀察題官遂為福建莆田人廿八傳至兆綖知
湖南郴州留不歸因又為長沙人矣乾隆時以衆人得知縣不就改華容教授
縣者君祖也父嶒嶽貢生直隸州判州判子六人惟君有後君之子曰毓衡令
又為合安徽再推穎上有聲矣生子三人皆幼葬君懷甯江家沖湖南公墓以
其配羅宜人紺噫當君之歿遺孤煢煢旁無族親卒能自奮仍世長民此天也
而彭公之行義俠亦良足風哉桐城馬其昶表